怪獸港民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被寵壞了的港童，向母親要更多的零用錢買玩具，母親拒絕，便即時賴在地上撒野，大哭大叫；母親不為所動時，更出手狂抓，大發脾氣，威脅要上吊，務求要達到目的。為安撫孩子的情緒，母親最後只得投降，給錢解決。

我們常批評港童被寵壞，變得嬌生慣養，成了一群怪獸兒童。

近年，每逢政府公布任何政策，我們就會發覺好些市民都變成了撒野的港童，他們思想總是負面，凡事抨擊，永不滿足，只懂得伸手要錢，分得不夠，便出手狂抓，破口大罵，務求達到目的不顧後果，也不會反思應如何為自己創造幸福，為社會作出貢獻。

老一輩的政客，要建立自己的地位，都會深入基層，努力為市民服務，營營役役，以贏取市民的信任，積累選票。今日，平常不見有任何貢獻的政客，突然高調出現，「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不就是為了選票，不惜出位？

說實在的，作為一位香港市民，實在對社會上這些自私自利、一味伸手要着數的撒野港民感到厭倦，對那些為求選票而刻意顛倒是非黑白的政客感到討厭。作為勤勤力力工作的納稅人而言，要求的是和諧寧靜的社會，納稅人的錢也應用得有其所，一個政府總應有合理的儲備及盈餘，以作應急及福利、基建之用。

社會上不時有爭身家的新聞，現在成天吵吵鬧鬧地罵政府分錢不夠，不就是另類的分身家鬧劇嗎？可憐的是這等貪得無厭及別有用心的人，重複地上演這等鬧劇。

看着這群人，我只覺得香港無望，前途一片灰暗。誰會相信不擇手段、嘩眾取寵、拉扯擲物動粗、罵得尖酸刻薄的政客可以推動香港向前？誰會相信被寵壞了的富二代能守業？

老虎媽媽

跳出框框

蒙妮卡

耶魯大學法學院華裔女教授蔡美兒（Amy Chua），最近出書《老虎媽媽》（Tiger Mothers），講述中國傳統的嚴苛教子之道，引起西方社會極大迴響。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去年研究報告，中國學生無論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的學術水平，均名列世界首位。蔡美兒的教子秘笈，因而熱爆市場。

蔡美兒的丈夫是猶太裔法律教授，育兩女。書中透露，她禁止女兒看電視和玩電腦；每日練琴兩、三個鐘頭；考試成績要奪A；一旦退步，她罵女兒是「廢物」，威脅要燒毀她們的玩具，大風雪下趕出家門。

蔡在書中承認，西方人並不認同她的教育方法。有一次她在晚宴上提及處罰女兒經過時，引起客人不安。其中一人還傷感落淚，眾人逐漸疏離她。

蔡美兒的父母移民自福建。書中透露，她中學考得第二名，父親出席頒獎典禮時卻說：「今後千萬別讓我再這樣出醜。」在父親心裡，她應該奪第一名。

中國父母對子女要求高，蔡美兒認為屬理所當然。父親罵她是「廢物」，她絲毫不感覺自己真的很沒用，自尊心因而受打擊。在蔡美兒嚴刑峻罰下，她年僅十四歲的大女兒在紐約著名的卡內基音樂廳公開演奏。

在經合發展組織報告裡，英國學童的閱讀、數學和科學成績，分別排名第二十五、二十八和十六位。但英國媒體強調，寧願以自由放任的方式去教育兒童，讓兒童身心得以健康發展。

《衛報》引述書中一段內容。蔡美兒的小女兒學習小提琴，她難以承受壓力，曾向母親尖叫抗議；「我恨你、恨這個家庭、恨小提琴。我不想做中國人。」蔡美兒被迫扯白旗。

《衛報》說，蔡以東方手段教子，但寫小說仍然很西化；她很坦承地寫出東西文化衝突之處，寫出中國傳統教育的利弊。

明天是「三八」婦女節，藉此祝賀中國的「老虎媽媽」。

色情物品的本質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葉兄：

「色情物品」（pornograph）有多種解釋，「教科書定義」是專指令人得到「性興奮」（sexual excitement）的產品，一般涉及明確展示人體隱私部位，甚至性交行為。最常見的是裸女圖像或春宮圖之類的印刷品，以及有大量裸體或性愛場面的所謂「成人電影」（AV）。這個定義顯然涉及色情物品用家的個人反應，有時可以十分主觀。一個影像能夠叫張三有生理反應，對他來說算是色情；若對李四不起作用，就不算色情了。今時今日，只有少許女性露胸鏡頭的電影通常都不算「色情」、不限定「成人」。有些人的喜好跟主流大眾不一樣，裸體倒無反應，一見某些服飾卻興奮起來，這叫「戀物癖」（fetishism）。

談論色情物品不能忽視性別差異。比如說有妙齡女子不穿任何上衣，在香港銅鑼灣或旺角的街頭走動，男途人勢必起哄，覺得「性感」。如果連下體也露出來，許多人會認為看一看也便宜。女途人較多認為算是傷風敗俗的「色情物品」。若同時同地由年輕男人露兩點，則當作「不雅」（indecent）；三點畢露更屬「猥褻」，膽小的女士可能爭相走避，認為是「下流的冒犯」（grossly offensive）。

色情物品用家從來都以男性為主。裸女雜誌如《花花公子》（Playboy）如是，連裸男雜誌如沒有正式中文名的Playgirl亦如是。色情電影、成人電影亦然，不管一對「床上戲」主角是男女、男男還是女女，用家仍以男性為主。何解？因為大部分女性不會純因為看了裸體或性交圖像便可以產生「性喚起」（sexual arousal）。所以，監管色情物品的法例主要影響男觀眾享用色情物品的「性權」，如果可以完全自由地製作和銷售，「受益人」主要仍是男性。

消費者使用過色情物品之後有沒有「性興奮」因人而異，而且「色情」與「藝術」的分野亦難以界定。怎樣裸露算色情、怎樣又算藝術呢？

於是有所謂「情色物品」（erotica），按「教科書定義」，這類產品以「性」來表達哲學、文學、藝術之類的概念，或者社會實況、文化現狀，不似「色情物品」單純務求令受眾產生性興奮。有人拿「情色」來為「色情」護航。當然，創作人的真正動機本來難以證實。可是，他們究竟用「色情」還是「情色」的心態，則有點「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一般「資深用家」還應該有能力辨別何謂「意淫」；又或者那些創作人、模特兒、演員是否刻意挑逗觀眾、刺激其性慾；又或者為賺錢，還是為研究學術、為探討真理。

國森

（答客問色情之二）

「考藝熱」冷思考

百家廊

徐秀麗

年復一年的「考藝熱」，今年又大幅升溫了。春節未過，筆者在全國各大藝術院校在鄭州設立的考點外，發現人潮湧動的火爆場面。衝刺2011年藝術類高考的考生們，從此踏上漫漫征程，一往無前地為「好夢成真」而奮鬥，甚至要南征北戰「轉戰」全國各地應付各種面試、筆試和專業考試。

正月十六一早，天氣驟變，筆者在鄭州市內不少中學看到一條條「長龍」。來自首都和上海、西安、武漢、瀋陽、天津、廣州、杭州等地的藝術院校，紛紛在此設立招生站點，某些地方因為人滿為患，迫使交警趕來維護秩序。在鄭州北郊一所中學門外，一群群十八九歲、背着畫板的學生在凜冽寒風中排成長隊，等候考試。陪考的家長們或手拿早餐或提着背包，以焦急、關切的眼神注視各自的孩子。

小何今年19歲，前年高中畢業後，就矢志不渝地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立志當一名電影明星。小何長得陽光帥氣、又很儒雅，很有「青年孫道臨」的模樣。他自幼愛好文藝，說拉彈唱樣樣拿得起放得下。但兩次報考，卻均名落孫山無功而返。報考藝術類院校成本遠遠高於其他院校，拜師求教、進京報考，光現金小何就花掉五六萬，他父母並非「大款」，全家積蓄都花在兒子的「明星夢」裡了。

父母多次勸他打消這一夢想，隨便找個工作算了。但小何堅決不改初衷，說人家馮小剛心懷「夢想」，當年不惜灰溜溜地在劇組打雜跑堂，但堅持理想、不離不棄，最終終於成了全國一流的大導演！父母說不過他，只好含淚再為他「集資」四萬元。聽說想當明星的學生大多家庭非富即貴，個個風度翩翩、穿戴時尚，父母不惜省吃儉用勒緊腰帶，慷慨地為兒子裝備了像樣的行頭（服飾和行囊），還買了最流行的蘋果手機，正月初七之夜就送兒子登上「北漂」之路。當火車開動之時，小何和他的父母都心底顫抖、雙眸噙淚：此番進京，能夠如願以償麼？

「考藝熱」的升溫絕非河南個案，乃全國各地的共同風景。據報載，今年河北省藝術類考生高達6.17萬人，較上一年增長三成以上。筆者在湖北、山東一些城市發現，藝術類考生年年遞增、愈演愈烈；每逢周末、節假日和寒暑假，成群的孩子湧進音樂、繪畫、舞蹈等輔導班，為自己未來的藝術之路「奠定基礎」。像小何這樣一心想當影視明星或藝術家的考生多如過江之鯽，但真正能實現明星夢的比例卻低得可憐！據北京媒體報道，北電表演專業2月14日下午報名結束，總報考人數為4371名，而今年表演專業計劃招生人數僅為30名，這樣算來，其錄取比例僅為146：1，堪稱百裡挑一、難上加難，如此「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究竟是可喜抑或可悲呢？

本來，藝術之路神聖而純潔，按照古今中外的人才規律，藝術精英在全部人群中只佔少數，如今卻似乎離普通人越來越近了。北京某藝術院校一位考官告訴我，報考或準備報考他們學校的學生中，只有少數人從小受到藝術熏陶或具備文藝天賦，多數人並不具備藝術細胞，他們一窩蜂地報考藝術院校，有多少是真正準備「為藝術而獻身」？開封市一位報考瀋陽魯迅藝術學院的考生家長坦言，他的孩子直到上高二時才決定報考魯藝美術系，「因為文化課成績不佳，根本無望考上大學，藝術院校對文化課要求相對低一點。」我問他的孩子何時學畫？成績如何？他有些不好意思道，只是去年臨時找了個畫家輔導了幾個月。試想，像這樣的美術功底，想考取美術學院，談何容易？即使有幸入校，又怎能在藝術領域大顯身手、有所成就呢？

■ 北京電影學院招生現場人山人海。 網上圖片

■ 參加考試的學生在表演完後聽取老師點評。 網上圖片

欲知「考藝熱」持續升溫的根本原因，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分析。一是，多數考生和家長為一些明星的風光所迷惑羨慕，心態變得浮躁，認為當明星才是一條「名利雙全」的現成捷徑，於是藝術院校成為熱門；二是，近年來鋪天蓋地的娛樂浪潮和愈演愈烈的「偶像效應」，使「娛樂至上」成為一種風氣，而忽視了應有的「人文關懷」，彷彿明星「大腕」才是最大的人生成功，促使大批青少年對「速成名人之路」趨之若鶩，而報考藝術院校似乎就是通往理想的「天橋」；三是，某些明星「大腕」的名聲和收入遠遠脫離社會認同和經濟規律，片酬、出場費、主持費、潤筆費動輒「天文數字」，一些媒體又對此津津樂道推波助瀾，引發不少涉世未深的青年爭擠「獨木橋」，似乎成為明星是件「一本萬利」的易事，一旦魚躍龍門「成名成星」，即可「黃袍加身」、「一步登天」……

針對這一現實，有識之士呼籲考生和家長能看得遠一點，不要被那些虛無縹緲的光環所迷惑，而應該腳踏實地、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報考藝術專業是否真的是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強項。以為只要考上藝術院校就能「青雲直上」，從此「功成名就」、一生風光無限，實在是太天真、太無知了。我有一位朋友，她的表弟小周十年前考上上海戲劇學院話劇專業，但因為缺乏藝術天賦，考試總不過關，勉強畢業後也無人問津，後來只好轉行當了一名印刷工。可見勉為其難，往往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的。事實的確如此，近幾年藝術院校不斷「擴招」，但其畢業生的就業率卻僅在20%以下，並呈每況愈下之勢。像小周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這也並不奇怪，是由藝術規律決定的。

筆者以為，社會各界亟待正確冷靜對待「考藝熱」，輿論更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對於明星「大腕」造勢、跟風、炒作，宜減少熱度。倘若我們大量的莘莘學子能主動變「考藝熱」為「學藝熱」，以此陶冶情操、啟迪智慧，則於國於民、與人於己都大有裨益了。誠如大科學家錢學森力挺的「大成智慧學」理念，錢老將人的智慧分為「量智」和「性智」，一名精英人士應該同時具備「量智」和「性智」。所謂「量智」，即自然科學、系統科學、軍事科學等，屬邏輯思維；而文學藝術、文藝創作與表演等領域則是「性智」，即形象思維。它們相輔相成、觸類旁通，只有同時擁有「量智」與「性智」，才是真正有學問的人。

暗香浮動

杜亦有道

阿杜

近年常拍兩地合資片或直接受聘來港拍戲為我們港澳台觀眾所熟悉的內地影星，最多的為李冰冰、范冰冰及張靜初、周迅，另有高圓圓和湯唯及章子怡，香港北上的張曼玉呈半收山之狀，楊紫瓊和劉嘉玲及蔡卓妍是間中一衡。由此亦反映指望開拓內地市場使港片復甦，其結果是真正興旺了中國電影，真正要中國市場重檢香港口味，怕是越走越遠了。

國內地廣人多，人才真是無窮無盡，早在十多年前便有國內星常來港工作，不過沒人宣傳她們便浮香掠過，如來港拍了多部港產黑幫片的，影星胡靜，直到她嫁了去馬來西亞有喜訊曝光，香港傳媒才知。另外秦海璐和寧靜也來港拍過兩片，也是拍完了公映才知，又有一位霍思燕幾乎得了金像獎，現在北返後就春夢了無痕，這些都是人美戲好的一級女星。

去年有部劉德華和舒淇合演的賀歲片，第二女主角叫張歆藝（和林嘉華配對），此人佔戲不輕在內地也是個出名走紅女星，更和趙薇合演過一部中日合作國際片（男主角本木雅弘），該片在香港作了大型公映，劉德華和舒淇做了多次宣傳，對張歆藝卻沒人提過片言隻字，真是捉到鹿也不會脫角。

今日要說的是新春期間的最紅新星楊穎，這位混血小美人「安灶罅悲鼻」ANGELABABY人人搶着用，她在新春期卻上海、北京、西安到處走直追貼着小男友黃曉明，國內傳媒朋友告知楊穎頻走國內是為了向小俊哥黃曉明箍穩煲，原來盛傳黃曉明心中另有所屬，他對一個從不主動揚名之星王珞丹情有所鍾，王珞丹是著名全國紅劇集《奮鬥》演米萊一角走紅的青春女星，去年她出演名作《杜拉拉升職記》大出風頭，此星面冷心熱風格獨特，所有男士對她都會越看越愛，黃曉明曾為她私人投資四千萬拍了個假南洋富僑（用海南島代替）生活片集《暗香》，過足卿卿我我之癮，此一隱形美女「暗香」王珞丹，才是ANGELABABY楊穎之勁敵，若有港片商近期能聘到此女來拍片，在宣傳上先收漁人之利了。

開啟新征程

思旋天地

思旋

春回大地，陽光普照的三月初的北京，在一片藍天之下，近二千二百名全國政協委員雲集北京大會堂出席政協第十一屆四次全國委員會大會。或許是在會前，秘書處有指引，請大家大聲齊唱國歌，熱烈鼓掌。果然與會者很合作，會場氣氛很熱烈，春意盎然。不過，事實上，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長達幾近一個小時的重要發言，字字珠璣，真知灼見，實事求是。務實而有前瞻性的工作，回顧總結常委會過去一年的工作，指出來年工作部署。特別是今年正是「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賈主席語重心長要求人民政協要把握科學發展主題，抓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綫；他指出這就找準了人民政協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他強調人民政協要把「十二五」規劃目標與今年重點工作有機結合起來。

聽過工作報告，十分同意和支持賈主席所指「新起點開啟新征程，新目標賦予新使命」對政協委員新時代新要求。香港回歸祖國已十三年有多了，人民政協要求港區委員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香港和內地特別是與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支持和鼓勵香港委員在香港經濟、政治和社會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為促進香港長期繁榮和鞏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多作貢獻。加強與社團聯繫，加大對青少年工作力度，壯大愛國愛港力量。然而，問題是，香港政協委員在港的參與需要資源的配合支持，特別是亟需港府及官員的資源支持，要構建平台讓委員有用武之地。就以香港友好協進會（港區委員、代表組織的註冊團體）自創會人李東海以至當今核心領導陳永棋主席等就曾向當局申請土地供建會所，雖幾經努力仍未果，令委員和代表遺憾但未氣餒。他們會繼續努力達至會所的落成。事關賈主席要求人民政協發揮獨特優勢，探索新途徑、新載體，切實加強新形勢下群眾工作。我認為若然香港友好協進會有了會所正是有了新平台、新載體，可積極與香港市民聯絡溝通，人民政協在香港便可開啟新征程，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和民族復興了。

微博問政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三月桃花開，而除了桃花，開的還有兩會。在歷史的記憶中，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是國家領導人，是人民大會堂，是各路諸侯，是代表委員，是和我等小民不沾邊的國家大事。然而，忽然有那麼一天，一個叫互聯網的東西開始閃耀在人間，從此，大事小事、千事萬事被改變，這當中，也包括兩會。

二月二十七日，距離兩會召開還有四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遵守了去年與網民的「勾指相約」，現身互聯網，回答網民的各種問題。那一日，溫總與網民共聊了兩個多小時，各路網民拋出八千多個問題，涉及諸多熱點。而這，已經是溫家寶連續第三年在兩會前夕「問政於網」，「會前網聊」似乎正在形成一種「制度」。

除了溫總會網友，今年兩會的最新「涉網動向」體現在「織圍脖」。隨着二零一零年被定為「微博元年」，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甚至政府機構紛紛在二零一一年的全國兩會前夕開通微博，精明的各大網站也及時開闢了兩會代表委員專區。據統計，截止三月二日兩會召開前一日，僅新浪微博就有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共三百一十七人開通，其中人大代表一百三十三人，政協委員一百八十四人。這當中，包括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羅范椒芬、蔡素玉、曹宏威、曾鈺成、田北俊等人也都成為了微博博主。

開通了微博的代表委員們，紛紛在微博上提前曬出議案、提案，表明想「聽取廣大網友的意見，以使提案更完善」。而仰仗微博異常發達的快速互動性，每次代表委員一出聲，就會馬上被圍觀，代表委員一句話引發數千條回應更是家常便飯。而人大代表、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東生因為率先擺出了open的態度，而擁有了超過六十萬的粉絲。

■越來越多的代表、委員在兩會期間開通微博。 網上圖片

不僅如此，新浪方面透露，目前各級官員和不包括公安機關在內的各部委機關在新浪開通微博的達到千家以上，各級公安機關在新浪開通微博的則有七百四十多家。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嚴重圍觀下，房價、物價、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成為焦點，而因為微博的存在，老百姓的每一句話都有變得不再「微薄」的可能。